



圖一 戧金蓮瓣式朱漆奩 江蘇武進村前南宋墓出土

一件名為庭院仕女圖的戧金蓮瓣式朱漆奩（下稱朱漆戧金奩），它的蓋面是一幅仕女庭院消暑圖（圖一）。奩身中層蓮瓣式十二稜間則戧刻著六組仰俯交枝的四季花卉，以梅枝為起，相連著春花牡丹，旁為夏之萱草蓮荷，相接秋日芙蓉，緊依冬春之茶花，再相接折枝芙蓉成一圈，展開來正是一幅「一年景」花卉圖（圖二）。另一件沽酒圖朱漆戧金長方盒（下稱朱漆戧金長方盒），盒面寓意《晉書·沅修傳》中「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的故事。蓋盒四周立牆正面戧刻牡丹一

代戧金漆器中藝術價值最高的珍貴品。只是對這幾件作品上的花紋圖案，在此之前，尚未鋪展開來，細細賞析。

漆器圖案以「一年景」花卉為主

這三件戧金漆器，儘管漆的底色有朱、黑兩種，器形有別，戧刻工藝也有異，然而紋飾除蓋面各自為人物寫景圖外，其器身周圍圖案無一例外都是四季花卉。



圖二 戧金蓮瓣式朱漆奩蓋身「一年景」花卉展開圖

探宋時「一年景」

陳晶

南宋著名詩人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有一則宋代社會節序風俗的記載：「靖康初（一一二六）京師織帛及婦女首飾衣服，皆備四時。如節物則春幡、燈毯、競渡、艾虎、雲月之類，花則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景，謂之一年景。而靖康紀元果止一年，蓋服妖也。」此一軼聞舊典紀序下的「一年景」印象，如今卻也有了足備考證的實據。

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先後在福州、常州武進、江西德安等地幾處南宋墓葬（註二）出土的絲織品的羅、綺以及印花、繡品等實物上都備四季花卉圖案。不止在絲織品的服飾上見到了，而且在南宋墓葬出土的戧金漆器圖案上也看到了那種以寫生花卉為

主、兼備一年四季花卉的圖案，都可稱之謂「一年景」。

一九七八年二月常州市武進縣村前宋墓出土的三件戧金漆器（註二），好像在已出版的中外古代漆器類書籍、刊物、文章中論說頗多，不乏讚賞其做工之精美、是迄今為止見到宋



圖四 戧金斑紋黑漆長方盒 四面立牆花紋圖
江蘇武進村前南宋墓出土



以上三件戧金漆器上都有朱書銘記，朱漆戧金奩蓋盒內朱書「溫州新河金念二郎上牢」，朱漆戧金長方盒蓋內朱書「丁酉溫州五馬鍾念二郎上牢」，戧金斑紋黑漆長方盒蓋內朱書「庚申溫州丁字橋麻七叔上牢」。三件都是溫州產品，寫明作坊的街巷地點、工匠名字，兩件長方漆盒上都有干支紀年，一為「丁酉」，一為「庚申」。本人曾推斷「丁酉」為南宋理宗嘉熙元年（一二三七）、「庚申」是理宗景定元年（一二六〇）。朱漆戧金奩朱書款雖沒有製作紀年，而它與朱漆戧金長方盒同墓出土，風格相似，製作年代應該是差不多時期。由此可知三件作品年代大致在南宋理宗時期，相當於十三世紀中葉（註三），此時戧金漆器上的裝飾畫，不論人物、景色、花卉的畫案，都反映出迎合宮廷審美品味，相當傳神，它將南宋院體繪畫藝術及情調合理運用到戧金紋飾中，成為戧金工藝創作的成熟文化元素。而且還可以推斷，這類優秀作品上戧刻的花卉和景物圖案都是有樣稿的，這種樣稿有可能是從

南宋院本圖畫上移植過來的。當然製作者本身也必定有著相當深厚的繪畫藝術修養。我曾思考過，這三件戧金漆器若非為南宋墓葬出土，而是傳世收藏，那麼有眼力和有真知灼見的文物鑒定者，憑藉從景物畫面的風格和圖案花紋特徵，大致也能確認是南宋之物。其實除戧金漆器上的花卉紋飾外，在傳世的南宋雕漆器上，也往往採用「一年景」花卉裝飾。如東京國立博物館收藏的〈剔黑樓閣人物圖盤〉、日本政秀寺收藏的〈剔黑赤壁賦圖盤〉、〈剔紅後赤壁賦圖盤〉及日本圓覺寺收藏的〈剔黑醉翁亭圖盤〉等（註四）。其盤邊所飾的花卉有蓮、牡丹、菊、山茶、梅、梔子、木槿等，都表達出時代風格的一種時尚。

服飾上的「一年景」時尚

南宋絲織物服飾上取「一年景」花卉紋頗為普遍。一九七八年夏季，我隨上海紡織研究院高漢玉、徐進等諸君赴福建省博物館考察南宋黃昇墓出土的絲織品，並以此與一九七八年二月我參加清理發掘的常州武進村前



圖三 戧金朱漆長方盒 四面立牆花紋圖
江蘇武進村前南宋墓出土



枝，背面為單枝芍藥，兩旁立牆一側為梔子，另側刻單枝山茶。牡丹、芍藥代表春、秋兩季花卉，梔子花盛開夏日，山茶則冬春開花，也包含了四時之景的花卉（圖三）。又一件柳塘小景圖戧金朱色斑紋黑漆長方盒（下稱：戧金斑紋黑漆長方盒），雖然做工又是一種風格，蓋面景色以黑漆為底，用戧金線鉤出坡石、塘岸、柳幹垂柳細條、水中游魚、荇草、波紋一一劃絲，在景物外，鑽出細點，填襯朱漆，做成紅色斑紋，整個畫面不留空白，而其圖案除蓋面是景色圖外，四周立牆上的花卉紋，正面細刻梅枝與蓮荷相交，背面牡丹、秋菊相映，側面分別是山茶、梔子，也是「一年景」（圖四）。四季花卉本則沒有一時齊開之理，然而它可以在同一作品或器物畫面上併為一景展現。

花卉圖案源于宋寫生院本

朱漆戧金長方盒的四邊立牆，每一面都純刻一朵精工纖麗的花枝，有名花牡丹者，是用較粗單線鉤劃枝幹，花葉中密鉤筋紋，細如遊絲，花

瓣上則僅劃稀朗細線，花芯用細點呈現，層次分明，舒展有序。雖則一花一枝外留出大片空白朱地，但並無空泛之感，反倒顯得清新矚目。細細品味，恰似一幅備有南宋寫生院本藝術特色的繪畫，不過它不是用筆在紙、絹上繪出的圖畫，而是用鉤刀在漆器上勾勒出的戧金花卉畫。在這件作品的蓋盒側面板上，有一枝雅致的茶花，還點綴一隻展翅粉蝶，粉蝶戀花也是宋代院體花卉畫中常見的畫面。

朱漆戧金奩，盒體四周的花卉紋圖案，同樣是採用細鉤纖皺的戧金技法，只是花卉圖案乃根據盒身造型特色，在十二稜間用仰俯相交的花卉紋表達出了四時花朵組合的意念，內涵承載了當時「一年景」的流行時尚，而形式借鑒運用了院體畫的表現手法，花枝簡練卻綽約有姿。

另一件戧金斑紋黑漆長方盒，與以上兩件戧金作品的製作工藝不完全相同，那是表示戧金漆器工藝本身發展，不斷創作出新品。而其戧刻四季花卉，姿態依然沒有脫離典雅為主，在雅淡中略帶秀韻柔媚的藝術風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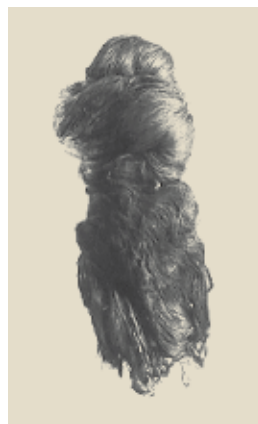
圖十 宋仁宗后坐像（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宮女所戴的一年景花冠圖

「一年景」的景象。

而立在后皇左右的兩個宮女，頭上戴冠（圖十），上面簪嵌了百朵紅、黃、白各式花卉，展示了九百多年前頭簪



圖八 黃昇墓主頭上假髮髻 福州南宋黃昇墓出土



圖九 德安南宋周氏墓 頭部髮式復原圖

其中專賣綵帛鋪，有劉家、呂家、陳家、顧家、鈕家等，還有專賣襖頭、冠子、頭巾、領抹、絲鞋等等。

宋人特別注重頭上打扮，宋代女子簪花是繼唐、五代以來風格，而且

南宋墓葬出土的絲織品作對比研究。為時一月，得到福建省博物館林劍、黃漢傑、章敏珏等研究者指教，至今印象未抹。

黃昇墓中最典型的「一年景」織物是二件繡花綵帶。圖案中有荷花、山茶、杜鵑、桃花、菊花、薔薇、芙蓉、石榴、秋葵、海棠、芍藥、牡丹等十餘種花卉組成的紋飾（圖五）。絲織物中，在一條拼合被面上，有半幅深褐色花紋綺，由牡丹、芙蓉、蓮荷、梅花、山茶、菊花等拼為一景的花卉圖案（圖六），這一圖案中花卉紋樣恰與武進村前南宋墓中出土的一件以牡丹、山茶為主體，綴以小花型的梅花、菊花的三經絞花羅織物（圖七）頗為相似。在江西德安南宋周氏墓出土的絲織物中，也有各種穿枝花卉如「牡丹、芙蓉、梅花、山茶圖」、「牡丹、梅花、梔子花、蘭花圖」組成的花羅織物。當然，按規定士農工商諸行百戶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這些服飾都是屬於命婦或上等社會的女子才能享用。觀察這些絲織品的圖案花樣，構圖嚴整，花卉



圖六 「一年景」紋樣花綺（線圖） 福州南宋黃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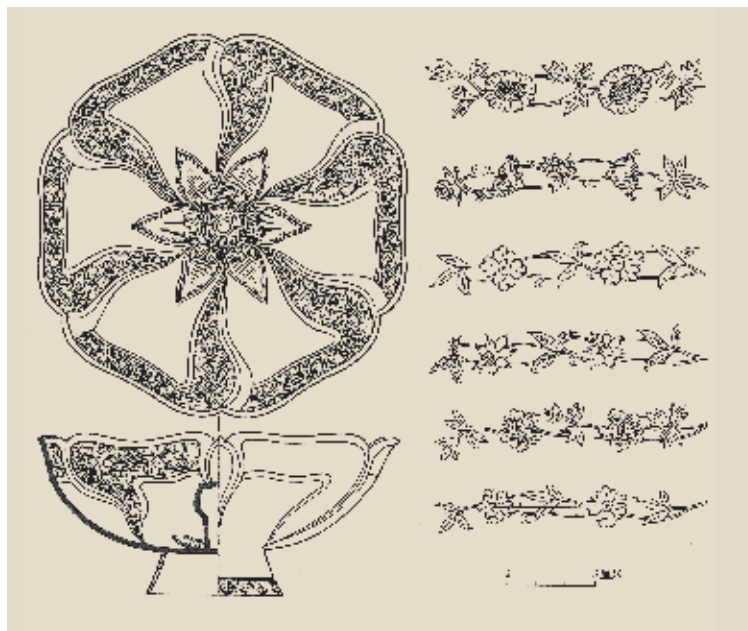
圖五 「一年景」繡花綵帶（照片、線圖） 福州南宋黃昇墓出土

取自山茶、梅花、牡丹、芍藥、水仙、瑞香、菊花、荷花等拼成一幅幅景色，顯得典雅莊重，秀潤柔和，神韻中具有南宋院本花卉的風格。

一九七七年上海同濟大學陳從周教授在福建省博物館看到新出土之南宋服飾，即席稱：「其圖案皆為宋寫生花，真院本也」（註五）。當時絲織物也已成爲民間主要消費，大量投入市場，就《夢梁錄》鋪席條記載，杭州大街上開設的絲織品鋪有十九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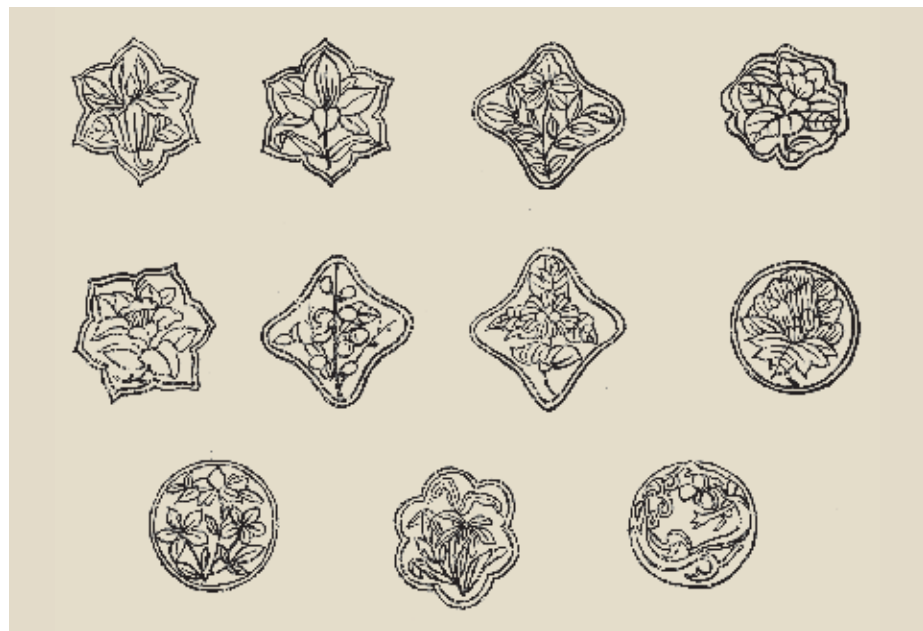
圖七 牡丹、茶花、梅、菊紋樣花羅（線圖） 江蘇武進村前南宋墓出土



圖十三 六曲葵邊蓋 花紋圖 成都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出土



圖十二 金代定窯印花瓷碟 吉林農安金代窖藏出土



圖十一 粉塊上印的一年景花卉 福州南宋黃昇墓出土

「一年景」文化的浮沉

「一年景」大概源於四時花卉之稱，它可能早已展現在繪畫作品上。沈括《夢溪筆談》卷十七，引用張彥

女衣飾桃、杏、荷花、菊花、梅花皆併為「一年景」的「服妖」流行，說明至少在北宋末，「一年景」花樣已移植到織帛上。出土文物中，福州黃昇墓、江西德安周氏墓及出土餞金漆器的武進村前墓都有紀年資料，黃昇卒年為淳祐三年（一一四三），周氏卒於咸淳十年（一二七四），武進村前出土餞金漆器的製作年代，一為丁酉（一二三七）、一為庚申（一二六〇），從實物證據判斷南宋晚期「一年景」花樣的各種物品，已應運而生：包括絲帛、漆器、金飾，甚至化粧用的粉塊上也印「一年景」花卉。如黃昇墓中放置在漆奩中的二十塊粉塊，有圓形、四邊形、六角形，印梅花、蘭花、荷花、菊花、水仙、牡丹、山茶等（圖十一）。此外在瓷器、金銀器圖案上，也都有這類「一年景」花樣。儘管資料並不全面，但亦有佐證，如吉林農安金代窖藏文物中，有一批金代定窯瓷器，有一件印花碟，內壁周邊印六組花卉，有山茶、海棠、石竹、扶桑、玉

蘭、葵花、榴花、梔子花，秋則撲茉莉、蘭花、木樨、秋茶花，冬則撲木春花、梅花、蘭花、水仙、臘梅。更有羅帛脫蠟像生四時小枝花朵。」不僅有四時鮮花可買，還有用羅、帛製成仿正絹花。又卷三「暮春」條也記述，杭州城裏賣花者，也以馬頭竹籃盛之，歌叫於市，買者紛然。真是花容之美，杭州未必遜汴州。

宋人對花卉的趣味已滲透到日常生活方方面面。在手工業品中「一年景」花卉紋成爲一種流行熱點，究竟熱了多少時間，依據有紀年資料的墓葬中出土文物，大致也能詮釋出一般情況。

根據前面所列的資料，大致可見證「一年景」流行的文化背景、層面及藝術特色。依據宋仁宗后坐像推算，「一年景」文化流行時間很長，至少有兩百年左右，即早在北宋中期（仁宗在位時，一〇二二—一〇六三），「一年景」簪花已成時尚。前述陸游記載靖康初（一一二六）婦

蘭、牡丹（圖十二）。研究者認爲其年代「基本屬金世宗至章宗時期」（一一六一—一二〇八）（註六）。農安在金代爲濟州，曾置濟州路轉運司，掌中原通金故地上京財貨轉運，在當地出土取材於「一年景」紋樣的定器，亦不悖時尚之影響。金銀器中，如成都市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註七）中出土的六曲葵邊蓋，每瓣邊緣的寬沿內，飾蓮花、葵花、梅花、牡丹、石榴、桃花等（圖十三），這種花卉組合也稱得上「一年景」。「一年景」是當時藝術作品中相通相融的一種流行紋飾，應用層面很廣泛，由此形成了有時代風格的各種產品。

文化的存在是種微妙的傳遞，它需一定的時空支撐。在南宋以後「一年景」還留下一定的餘波，如江蘇武進禮河鄉徵集到一件出土的金櫛背（註八），有非常精美的花卉圖案，由蓮花、菊花、梅花、牡丹、石竹、水仙等四季花卉圖（圖十四），這種金櫛背裝飾可能也是流行於南宋或南宋末與元代更迭之時。在一座有元代大德八年紀年資料的墓葬中（註九）出土

遠《畫評》言：「王維畫物，多不問四時，如畫花往往以桃、杏、芙蓉、蓮花同畫一景。」唐代花卉藝術十分繁榮，唐明皇是風雅時尚的皇帝，深知賞花之道，自上君臣下至平民百姓賞花，用花裝飾已成爲潮流。至宋時，在都城裏，自皇帝到百姓，整個社會對花卉藝術鍾愛，可謂發展到極盛時期。且不說亡國之君的宋皇帝如何喜歡弄花玩石，文人雅士深知賞花之道，就是百姓人家對花卉亦自有追求。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七記述：「是月季春，萬花爛漫，牡丹芍藥，棣棠木香，種種上市，賣花者以馬頭竹籃鋪排，歌叫之聲，清奇可聽」。（按：我年少時，生活在蘇州，常聞深巷裏賣花女歌叫梔子花……白蘭花……茉莉花，清糯委婉，至今還迴轉於我腦海深處，可知，此俗綿延千年，美哉，只是如今已蕩然無存）。南宋，吳自牧《夢粱錄》「諸色雜貨」條稱，在臨安市場上，四時有撲朵花，亦有賣成棵的花及瓶插把花：「春撲帶朵桃花、四香、瑞香、木香等花，夏撲金燈花、茉



匠心與仙工——明清雕刻展
 Uncanny Ingenuity and Celestial Feats
 The Carving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匠心
 仙工
 明清雕刻展
 常設展 陳列室·三〇四

自元代確立了「匠戶」制度以後，雕刻工藝遂發展成一門獨立的藝術，在政府與民間的支持與贊助下，雕刻技藝日精月益，最終得到「仙工」的讚譽。本院典藏的明清雕刻品大多承自清宮，其巧心匠運的精工藝品，往往令觀者驚佩嘆服。本院藉推出明清雕刻展之際，特將「竹木果核」與「象牙犀角」分成兩大類精印出版，為本院數十年來首度精心規畫的雕刻經典專籍，附以研究篇章，質量俱豐，並將展品微毫奧妙之處局部放大，益增典藏價值。讀者得游賞於匠心巧手雕藝之間，興會文人墨客雅趣胸襟，何其樂也。



竹木果核篇
 ISBN：978-957-562-567-2
 定價：新台幣1000元（平裝）



象牙犀角篇
 ISBN：978-957-562-568-9
 定價：新台幣1000元（平裝）

的鑲金團花八稜銀盒，其上下兩層滿飾小簇團花，有牡丹、菊花、山茶、水仙、四照、萱草、桃花、芍藥、蓮花、臘梅、梔子、木槿、海棠等

二十多件花卉組合（圖十五）。盒底有「聞宣造」銘記，屬民間金銀鋪作品。而這件銀盒的造型也留有宋代風格。元以後到明代永樂年間，在很多



圖十四 南宋末一元 金柳背 常州市博物館藏



圖十五 鑲金團花八稜銀盒花紋圖 江蘇吳縣元墓出土

註釋

1. 福建省博物館，〈福州南宋黃昇墓〉，文物出版社，1982。
陳晶、陳麗華，〈江蘇武進村前南宋墓清理紀要〉，《考古》，1986年3期。
周迪人、周陽、楊明著，《德安南宋周氏墓》，江西人民出版社。
2. 陳晶、〈江蘇武進新出土的南宋珍貴漆器〉，《文物》，1979年3期。
3. 陳晶、陳麗華，〈江蘇武進村前南宋墓清理紀要〉，《考古》，1986年3期。
4. 圖見《宋元之美—伝來の漆器を中心に》，日本根津美術館，2004。
5. 陳從周著，黃昌勇、許錦文編，《陳從周散文·閩遊記勝篇》，同濟大學出版社，1999。
6. 吉林省博物館，農安縣文管所，〈吉林農安金代窖藏文物〉，《文物》，1988年7期。
7. 彭州市博物館，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四川彭州宋代金銀器窖藏》，科學出版社。
8. 該金柳背在常州市博物館50周年紀念圖冊上有圖錄，稱為武進村前蔣塘南宋墓出土，有誤。
9. 江蘇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江蘇吳縣元墓清理簡報〉，《文物》，1959年11月。
黎忠義、〈鑲金團花八稜銀盒〉，《國寶大觀·金銀器篇》，上海文化出版社。

瓷器雕漆器四周的裝飾圖案，取材四季花卉頗多，然而「一年景」花卉終究已不是元代以後各種裝飾物上的主旋律了。^⑨

作者為江蘇常州市博物館退休人員